

雜志

夫子不語怪若神在昔有是言也觀其答季路之問
乃知幽明死生其歸一本故達其本則一天人齊物
論其視詭異儵忽若几席間事然則商羊萍實之辨
何有於夫子之聖哉是編頗獵新奇間存幽願將以
備上風之遺廣博物之趣或有不盡誕者固亦關世

教云作雜志

柴都

齊國有山山有泉如井深不可測春夏時電從
井出常敗五穀人以柴塞之不塞輒出號為柴

都大平
御覽

雜志

青州府志卷之二

一

王李

琅琊山移

龜山舊在諸城琅琊山東南海中走入會稽山陰縣界今有東武里按吳越春秋范

蠡築城怪山一夕從琅琊海中來徐浩詩茲山西
飛來還自琅琊臺孤岫龜形在清泉玉井開縣志

東海石牀

諸城縣信陽鄉西南八里海東岸巨石平
正如牀上有巨人仰臥跡身長丈餘首乾

趾巽腦跟脇膝骨痕
俱入石數寸縣志

逢山石鼓

舊有石鼓在臨朐逢山之上從征記曰齊
地亂則石鼓聲聞數十里至今猶存縣志

山神導水

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至卑耳一谿十里
闇然上瞠熟視援弓而未發謂左右曰見

前乎左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
焉冠右祛衣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

聞豈山之神有神有俞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
豈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祛衣示前有水右

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
涉其深及冠為方涉其深至膝已涉矣桓公

齊州發齊景公墓得二尊形如牛象皆古之遺器
臨淄自古為部會承富庶之風陵塚隆阜葬埋皆
奢然率起後來發掘之禍諺傳臨淄出古物蓋本
於此大槩銅器僅有存者亦略已盡矣耆老云古
墓多有有用五行葬者作難發謂發時見橫大木甚
壯綴斧鑿莫施是為木葬有壙中密塞須用火燭
之燭之則火大燔是為火葬又晏子墓有發者初
若聞戈戟聲駭不敢入繼則見水泉若湧莫知所
從是為水葬餘說蓋不可知獨晏墓終不見發者
豈其功德及民者深信有鬼神呵護于百世之後邪縣志

石槽城

安平舊城本田和封邑而田單亦封於此城
內今存石槽槽方廣三四尺許其地相傳為
古廟基每注水一槽雖羣馬飲之不可竭後有富
室竊移於家注水飲馬數十俱死由是畏疑仍移
舊所俗呼安平為石槽城縣志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三

紀

魚腹金針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相傳云魏末平原
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郡手中弄
囊墜於水中囊有鍾乳一兩在郡在年濟水之溢
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得墜水之囊金
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西陽雜俎

塞五龍口

廣固城晉永嘉中東萊人曹嶷所築也水
側山際有五龍口義熙五年劉武王伐慕
容超於廣固也以藉險難攻兵力勞憊河間人元
文說裕云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
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必陷石虎從之嶷請降
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攻段龕十旬
不拔塞口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舊基猶存
誠宜修築裕遂塞之超及城內男女病脚弱者太
半超遂出奔為晉所擒

劉燼草

青州劉燼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臟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燼密錄此草種之多主傷折

呼為劉燼草

西陽雜俎

辨古塚銘

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塚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即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輩並不能

悉襄陵賈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

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靈哲感異

劉靈哲為齊郡太守所生母病靈哲躬自請禱夢黃衣老翁告之曰可取南山竹筍

食之病立愈靈哲驚

覺如言而疾瘳冊府

一州相報

石廬山臨海有神廟青州刺史王神念毀之棟上有大蛇長丈餘入海時陰子春為

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請子春云有人見若破壞宅

舍既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

經二日而知神念事甚驚以為前所夢者神也因

辦牲醑請石安置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胸山間謀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

授南青州刺史太平御覽

異雀應生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十身形甚小五色皆備集于樹鼓翼齊鳴

其聲清亮太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為火火為離離為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

色奮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燭聲名播于天下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矣及壯博聞強記下筆成章

鄉人高孝基有知人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

學富瞻雖名冠一時但恨其位不達耳唐書

北海龍馬

唐僖宗命臨淄守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年海岱之間出玄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

七年江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石忽遇一翁叩馬告曰君侯躬自採藥意將以延聖主

命駕以後乘龜亡因

二十九年果得於北

腸下有鱗尾鬣背似龍

馳三百里獻之宣室志

果毅女子

史思明之叛青州有女子王氏與衛滑侯

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

皆補果毅太平御覽

蕭公伏蛇

樂安城西廢井有毒蛇氣所中輒殺人忽

神蕭信公至郡蛇不敢出公滿秩去裁三日復出

為患民迫公不可返得其衣履為位設而拜之蛇

復不敢出眾乃持弓矛往塞其井覆以大

石封土其上就其傍立公祠祀之縣志

驪龍乞庇

唐建中初樂安任頊者讀書深山中忽有

既久訝其色沮問之曰君得無有憂耶老人曰然

吾誠有憂賴子而釋耳吾龍也西去一里有大湫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五

王李

吾家之數百歲今將厄於一人非子不能脫頊曰

某塵中人獨知書耳非有他術何以能脫翁老人

曰非藉他術獨勞數十年而已頊曰願授教翁曰

閱二日當有一道士自西來用術竭我湫水子即

厲聲呼天有命殺黃龍者死再竭再呼如是者三

即脫我矣頊許之如期往果見一道士長可丈餘

乘片雲自西來立湫岸出墨符數道投湫水中頃

之水盡涸見一黃龍困沙中頊果厲聲呼翁所授

詞湫水盡溢道士怒更出丹字數道投之湫又竭

頊又呼如前湫亦再溢道士怒甚乃出赤符數道

向空擲之盡化為赤雲入湫中水又竭頊又呼之

水忽又再溢道士顧謂頊曰我遲之十一年始得

此龍為食子儒也何救此異類耶訴責而去頊亦

還是夕夢黃衣老人來謝曰幸賴君子得不死道

士手無以報德謹奉一珠於湫岸幸取之頊往果

得一徑寸珠於湫岸草中光色洞徹頊後持至廣

陵市有胡人見之拜曰此真驪龍之寶也世人莫可得以錢數萬售之宣室志

虎報德

青州曲海

勝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畔有草

虎入伺魚舟至

初漁人張魚舟夜至草舍忽有一

之因起坐虎舉

前左足示魚舟見其掌中刺為拔

之虎躍然出舍

若拜伏狀因以身劇魚舟良久迴

顧而去夜半忽

聞舍外墜物聲魚舟走出見虎負

一野豕在其舍

前虎見魚舟復以身劇之良久而

去自後致豕鹿

夜以為常村人疑其妖也白于縣

魚舟陳始末縣

使吏隨伺之方二鼓果致一縻魚

舟得釋乃為虎

齋祀是夜又致一縻一日虎忽壞

魚舟舍魚舟知

其意遂別徙居

馬自後虎亦不

至太平廣記

天燬逆居

唐元和

中李師道據青州以叛憲宗命將

子正殿一夕為

雷火所燬無孑

遺者旬餘師道

誅死宣室志

銀鼎相鼓

師道既

以青齊叛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六 張純仁

有銀鼎鼎忽相

鼓一鼎耳足盡墜後月餘劉悟手

办師道青州遂

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宣室志

管寧渡海

管寧避

地遼東經海遇風舟人危懼皆叩

風亦尋靜

寧思念向會如廁不冠即便稽首

藝文類聚

夢聖生會

王沂公

父雖不學問而雅重儒道每遇故

以文學顯一夕

夢宣聖拊其背曰汝敬吾教甚勤

懇汝已老無可

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晚年得

一子乃沂公也

因名曾以狀元及第官至中

書侍郎門下平

章事以文學顯也原隰雜志

王富感夢

富鄭公

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相

此二年羅相知

相公德被生民當延遐壽何遽及

星隕于宅園家

人怪之相告曰後月當見至後月

果覺鄭公為治

事故鄭公挽詞曰遺

遺

遺

空塚蟾蜍
鄉過此塚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于昔塚中而後歸

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意見兒呼吸此氣故不食而

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體如玉其父抱兒來

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

蟆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壽可千歲能聽其不食

不娶則得道矣父喜携去後不知所在蘇軾池

筆記

紅絲石 歐陽公云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

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以為發墨不減端石君

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錯者尤發墨歛石多錯惟

賦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此言與余特異故並記之歐陽公集

臨淄石佛 青州臨淄縣二十里外有古石佛一軀高

丈餘在田野間宣和五年春忽自動搖晝

夜不止遠邇驚異咸來祈拜日不減萬人邑令吳

真亨惡其惑衆集丁壯碎之明年縣為羣盜所破

說者謂石乃艮止之物

動乃變生矣彞堅志

死盜報恩 宋青州益都尉馬伯初在鄉累舉不捷居

雜志

紅絲石

臨淄石佛

夜不止

真亨惡

說者謂

動乃變

死盜報

去復詣

出燈下

伯赴試

省亦然

往彼相

中者伯

就執勸

青州府志卷二十

七

王友彥

白

衣

亡

命

宋

紹

興

時河南邳徐間為賊所劫陳

燕五橋... 靖寶便有官言錢言未訖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
葦蓆從後呼曰我識陳靖寶恨獨力不能勝耳蔡
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葦蓆鋪于破垣之側促坐
共議斯須顧蔡厲聲一喝蔡為蓆所載起騰入雲
霄遡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于益都府庭下府帥
震駭謂為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繫獄窮訊所由
蔡不知置詞而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癸堅志

燕巢龍鳳

淄青一民家燕巢中赤色光芒有聲若鳴
鼓其家老父偶以杖探巢中即有一小赤
龍長丈餘墮下鱗甲炳煥其家方驚惶禱謝見一
大龍長丈餘自簷而入光如烈焰瞻視爍人徐擁
其子入于寢室穴其屋騰天而去又一家亦有一
燕巢累葺踰三尺一旦飛禽棲息庭除搏掠盤旋
莫可驅逐其家擊破其巢有一白鳳雛長三尺許
自巢而墮未及地即掀然冲天而去諸禽應時盡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八

王彥

散其後二家不數年
皆敗金華子雜編

柿根石

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柿樹圍
三尺許蓋百餘年之物崇寧二年冬雪寒甚
水凍裂至根中有奇石長袤丈紋理瑩然碧色可
愛聞者爭觀莫測其兆多以為祥然自此家道凌
替售宅于他人居之復不寧洎宣和
末不及三十年屢易主矣癸堅志

枯蟹為妖

青州益都人王德柔營新第于北郭既成
百怪交興白晝出沒煙氛蒼蔚之中神形
烏面見人紛紜往來偃肆自若邀道術者施法攝
治不效有屠狗范五素以凶悍著從德柔索酒饌
獨徃宿夜半西廡下一人從地湧出短身縮項著
朱衣形體充膾兩手相擊歌舞庭下范握刀逐之
至東南隅失所在因記其處明且發土
獲一枯蟹投諸水其後帖然癸堅志

近為詞

侯元功蒙密州人自... 三十餘... 得

畫其形于紙為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
山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
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
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
人半地上看我碧宵中後一舉即

王母使者

齊郡沂山有鳥足青嘴赤素翼絳額名王
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

下山玉由忽化為鳥飛去世傳山上
有王母樂函常令鳥守之西陽雜俎

玉山仙女

昔太始中北海蓬球入貝丘之西玉山
伐木忽聞異香球遡風尋之有宮殿盤鬱

遠臺以敵入門窺之見玉樹五株有四婦人端妙
世共彈碁于堂上又彈琴于樓者名曰元暉球

可西一寶釵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
以玉華汝等何故有此等俗人王母即

以玉華汝等何故有此等俗人王母即
建平中其舊居間舍皆為墟矣西陽

青州府志卷二十

沙彌二桃

世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岡有鍾鳴燕
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入求食見一沙彌乃

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謂霄曰至此已淹留
可去矣霄出迴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

高二年矣霄始知二挑兆二年矣西陽雜俎
東海鬼域朱梁時青州有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有

東海鬼域

城郭海歸云吾聞鬼域在是因登岸入城
其田舍悉類中國至宮值晏侍晏者數十衣冠器

用亦多類中國升殿窺之俄而王疾召巫視之云
有陽地人至此王是以病當謝遣之遂宴

客晏畢客乘馬至岸登舟得歸稽神錄
巴捕鬼有鬼走至齊郡巴為書生善談五經太守

巴捕鬼

有鬼走至齊郡巴為書生善談五經太守
即以女妻之有巴者知其所在自上表

請郡守捕其妻之有巴者知其所在自上表
太守曰令婿非人也乃

出將柁向已曰易耳請公筆明奏柁乃作符長
符忽自空中去入婦室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平
矣須臾書生自發符三見已不收符已叱曰老恩
何不復爾形生即應聲變為一狸叩頭乞活巴
殺之衆見刀白空中下斷狸頭女已
生一兒亦化為狸并殺之太平廣記

宗岱禁淫

宗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
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中修刺詣岱
與之談書生振衣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
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今奴已叛牛已死得相
制矣言訖遂失書生明日而岱亡太平廣記

蠅報僧命

唐高苑縣人杜通達貞觀中縣官嘗令送
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笥疑所藏悉縑帛
也乃與妻謀擊僧殺之僧垂盡誦呪三兩句遂有
一蠅飛入通達鼻父之眼鼻啞眉鬢落迷惑失道
精神沮喪未及通達死蠅復飛出
入其妻鼻妻病歲終亦死勸善書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十

查子立

張婦濟溺

臨朐縣溪河渡口有二三土人暑夜乘涼
忽聞渡口鬼椰榆曰明日午時我輩有替
頭來也可托生矣土人於是相約明日俟於渡口
驗之及期見一舟載五六十人方解纜鼓柁忽一
婦人求渡舟子謂馬家大婦即挽舟載之渡畢竟
無他事土人異之是夕仍渡口納涼以俟之又聞
鬼椰榆相向而哭曰却被丞相了一船人我輩好
苦明日土人迹其婦乃知為馬馱家正懷姙後生
子愉中宣德丁未狀元及第正統中為翰林學士
選入閣其為世瑞鬼神烏得而言之客座新聞

續雜志

齊志瑣錄不入正史者
難以槩棄錄于此

智師老馬

管仲隰朋伐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
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
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
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
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
難于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
智不亦過乎

吹竽審聽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
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
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
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惡臭變紫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
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
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何管
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十一

忠六首

臭于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
紫臭于是日即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
日境內莫衣紫也

論儒不博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
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
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
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于上者也是從下
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
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
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
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東郭中立

齊桓公將立葵丘仲令群臣曰寡人將立管
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
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
日善者左不善者右乎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
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
事者

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黑治內管仲治外以

參相

龍鬪馬山

龍鬪於馬山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復入於

左右玄服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愚者信之舊志遺之為李于鱗序所諷

龜寶質粟

桓公曰何謂御神問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

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為無貲而藏諸泰臺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十二

管子立

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

布棗幼對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有水而赤有棗花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穆公乘龍而

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於東海而捐之布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耳子何對也晏子對曰嬰聞之佯問者亦佯對

山戎紅草

山戎之北有紅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虹齊桓時獻其種乃植於庭以表霸

者之

鵠唳小兒

桓公獵得一鳴鵠中平之得一人長三寸三分執圭著白袍學劍馳車罵詈瞋目又得

一折齒方圓三尺問臣曰天下有此齒及此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古乞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

折傷板齒昔李子昂於鳴鵠喙中道長三寸三分鵠即鶴也

委蛇兆伯齊桓公遊於澤管仲御公見鬼馬管仲無所見也

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朱冠恐聞雷車之音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於霸公輟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也

又云沈有履窻有髻戶內之煩壤雷而廷處之東北方之下者陪阿蛙夔躍之西北方之下者洪陽

虜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夔音夔萃音臻

宮市女間齊桓公之官中七市女間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

也民也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十三

黃朝選

撫瘍致語晏公病直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

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履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

人有病不能服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呼宰人具盥御者具中刷手温之發席傳薦跪

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

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掘也真善語者

動地先知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

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默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鈞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

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

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

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思也

占夢愈疾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闕不勝

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

二日與公闕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勿反書公所

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曰非臣之

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

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先知鍾毀

景公為大鍾將懸之晏子仲尼相常騫三

而問之晏子曰鍾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鍾將毀仲尼曰鍾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古

黃朝選

上薄是以曰鍾將毀相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於雷是以曰鍾將毀也

此引夫子以為重正好事者附會之說祖伶州鳩之緒談耳非實事也

聞韶童子

孔子至齊郭門外遇一嬰兒携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者曰

輒驅之輒驅之韶樂將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齊女化龍

齊景公女聘吳太子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齊女喪夫每思家國後葬常熟海隅

山東南嶺與仲雍周章等墳相近葬畢化龍冲天而去號為升塚

曲突徙薪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灶突之直而積薪在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

救火者不肯呼髡知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

未也漢人引此不言是享于髡也

神是形之始皇造觀曰橋或云井功所建海神為

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

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餘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

者潛以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

轉馬前脚纔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于海

衆山之石皆住猶岌岌無不東趨今成山東入海

道水中有一石往往相望似橋柱之狀又有柱石

二乍出乍沒始皇渡海立此石標之以為記也

牛山白虹春秋文曜鈞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

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

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于妻

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

妖築嫌城嫌城在博興城東北十里相傳有嫗石氏

夜聞謀築城以圍居民鷄鳴前當盡食之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十五 道

石氏大懼以手拊箕作鷄鳴群鷄皆鳴妖驚去民

感嫗德立祠社南曰石婆婆廟因名曰鬼修城

任氏佳夢南北朝任遙妻裴氏嘗晝臥夢有五色

懷中心悸因而有厚生子昉果顯

青州府志卷二十

可出巨核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

可供二十人一核蓋一核所盛水已中飲旋盛旋

不可久置久則苦酒曰青田核曰青田壺按此

章未知是城陽否而以名同姑載

之以博異聞見苔劉孝廉野述

丘寃夢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

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常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

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夫畧而駭獸故殺之

其頭而葬之命曰五頃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藥

不遺餘力矣不釋味知矣故曰君子之為善易矣

常騫禳鳥

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相常騫曰

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相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

置白茅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相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夕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

人往視之鴉當陞布翌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

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趨其騫之

所求相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騫曰為禳君鴉而殺之君謂騫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

寡人之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

以問晏子曰嘻亦善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真而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

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無損也汝薄栢母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為青州從事謂何曰湘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

故云僕考世說與此說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

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齊而惡酒在膈上

兒

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饑困

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

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

司來就視塚中空無有惟一竅滑易如蛇鼠

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

常呼吸此氣故能食而硬自爾遂不食年

殘刑筐張曰物之類是
也能費不食則高此
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
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
解諸禽語世傳公治長能解
肉我食其腸長往果得獐
之居無何鴟又來報如前
物而譁長以為死獐恐人
者至乃一死人非獐也衆
告之故宰不信適簷前雀
如解禽言能解此雀來噪
久曰雀云東鄉有車粟覆
宰使人煮之果爾遂釋長
非其罪也以此此諺說似
上世以來間閭相傳如此

秦皇作橋秦始皇作石橋欲
始皇以術召石石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行
石下海石去不駛神人輒
色悉赤隱疹似鞭
捷癥三齊畧記

古諸邑瓦邑西南二十里有
而塚東北猶存故跡北臨
井甃甚工中得古瓦厚大
鏤扣之鏗然與今瓦迥異
巧心醇凡制為器物皆精
似今人一切鹵莽
祇解博利已也

王祥孝跡在周家莊社長亘
四五里淳湍如池四時
底冰合至春方解惟中
相傳為王祥臥冰處故
二五里墓西戚溝湖
名按祥臨沂人墓在州北
孝感泉者剖冰躍鯉之地
石不究其實耶始存之傳

古諸邑即春秋十二年
師城諸者今城址皆湮
濰水水隘南岸塌出古
且堅瓦面皆作細紋如
二千年前物也古人性
綴不為故有禪世用不

狀又云時有神人能驅
鞭之皆流血今召石山

繫所謂雖在縲綫之中
不經難信但邑中自
聊志之以示後人
渡海觀日所出處舊說
自行城陽十一山石盡

者為何事耶長傾聽良
噪甚急宰因問長曰汝
遂速長見邑宰訊之長
奪之也遙呼曰我擊死
長復往望見數人圍一
乃無意飼鴟腸也鳴怨

百禽語云蓋當日有一
治長南有死獐子食其

劉夢祥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祥至孝晚乃失節事晉位至太保起陵川續後

夢妾告變

齊琅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常在齊

與猜妾有密期擲果為戲答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橫若有天道當令官知後數見妾

來訴冤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狂異無故打殺

少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

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

等共領兵收奐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壻殷敷共

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真救恐為姦變奐納之便

分布十餘人閉門拒守彪遂與官軍戰彪敗而走

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奐斬之先數日

奐夢妾來告曰妾已得請君不出旬日來矣至是

常山響埠

在諸城常山後麓週圍八九里人行其上樓閣急行如擊鼓聲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六

城陽倒井

俗名攀倒井在諸城城陽社歌臥斜

市苗沅沙

井在諸城市苗鄉龍泉社井不甚深而

捲簾不霜

在諸城漢王山西南地方五六里雖深秋

黃坂驢跡

諸城黃坂店南石道有驢騾蹄跡前後相

期生往來東海所遺者

忘兒慰母

琅琊王疑妻謝頓忘二男痛甚忽見二兒

母止哀而勤為求請幽明錄

顏畿復生

晉咸寧中琅琊顏畿得病死家人迎喪旌

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我乃開棺形骸如故手爪刮棺皆傷漸有氣息稍啜飲食閉

而後死本傳

警子擒虎 諸城故

警固壯年有膽怒而詈曰汝何腰覺有毛始駭之愈力輾轉問愈厲行路人聞下刺殺虎出警病月餘方起竟不死

鉛子奇中 正德六年

御之一日見賊上駕大砲貯以賊病卧街內內死於是賊衆皆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十九

九

鐵牛 疑跡在常山

以名溝余親往六七寸擊之以屎蓋山中自產謂為鐵又妄謂惑難悟也故特之以解後人之惑

風飄倭至 諸城錄

內十餘日後登形羸如鬼蓋船皆為餉婦耕夫問索其船中但

無虎成化中竄來一虎出伏東博目男子曳杖獨行於野虎遇搏之力然初不知為虎悞謂人擊已人敢無故打我即棄杖雙手抱而大呼虎亦驚窘急不得脫警適路傍有窞井皆墮於中警之窺井見虎於是集衆操戈其上體被虎噬數處流血模糊

年春流賊齊彥明等攻陷安丘千來攻邑城圍十餘日城中百擁聚於東北關我兵於東北城門鉛子斗許發火向關廂擊之有一鉛子由屋簷隙穿入中賊腹咋舌駭懼謂有神助遂夜遁城

直南二十里馬耳山東北十五傳有鐵牛伏於地中微露其脊視之脊出地三寸許長尺有半齊成片而下正黑色大類冶爐此一種石似鐵而非鐵者乃既為牛伏地中而露其脊何古人

頃海然素無倭患聞正德初年一倭船至信陽近島處初泊岸有二十餘倭四散於餉婦槍執而縛之詣縣言語不通不可裝衣數件而已不知為何處倭

中孫振以墓前民居洗之今地改植榆二株按
北向無以向南者其精神所注久遠不移如此
按浙江西湖有岳鵬舉墓其枝皆南向雖改植猶
然無一枝向北者離墓即四向矣齊公之忠憤若
與岳媿美者宇宙之中原為一氣混融而慷慨激
烈之士一念凝結能亘虹蜺而回天日蓋真氣之
所薄旋耳是理之不可誣者

屠豕白血

昔州志任屠者專以殺豕為業嘉靖十九
年買一豕晨殺之項湧白血懼而不敢售
人亦無敢食者明日又買一豕殺之復然遂易其
業古什傳書多言得道者殺之白乳涌出豕穢畜
非有知也殺漏白血再殺猶然
豈偶然耶神明惡殺以警人耶
鍾羽正曰食肉之戒非始西土乃聖賢之道而孔
孟之意也禮稱國君士大夫無故不殺諸畜左氏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二

德

所記鯤鮪麇麋鷄卵蜚蜊莫不有禁夫子鈞不綱
射不宿山梁之供嗅而不食孟子以不忍殺鯨充
之可以致王而仁術在遠庖厨此其昭昭明著者
也儒者莫不知之顧未及深思克類至盡耳夫不
忍仁也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天地吾父母也凡天
地所生雖靈蠢小大之不同然其血氣皆一父母
血氣之所分也其知覺皆一父母知覺之所傳也
夫父母之血氣知覺即吾之血氣知覺也吾以口
腹之故而取父母所分所傳之一體而剝割之絕
滅之是即自剝割自絕滅也自剝自絕其生而以
克口腹即至愚者亦不為也而舉世滔滔莫悟是
特未之思耳未思故不知為一體不知為一體而
殺其一體以自絕而不知痛惜返以不忍殺者為
西土之教而不知實孔孟之意也昔聖賢惟以萬
物為一體故愛之惜之必至皆遂其生而後已乃
或為養與祭不得已而用之則有不鈞不綱不麇
不卵遠庖厨無故不殺之類以保養此心而行仁
仁術是即見殺時赤子入井之念也但求及推

至盡火然泉達耳誠使推之與無而後
有故而終非生命乎魔孽敲叩弗忍也此壯
非生命乎網宿不忍也弋鈞非生命乎見殺聞
不忍也 不見不聞非生命乎故有一念不忍必至
一物不殺而後盡此心之量如充穿窬之非義至
於不言而飽充禦人國門必至國君之餽然後為
善推也 其斯為盡人之量火然泉達而吾大父母
所分所傳之一體始得全歸而無傷矣不然愛於
此而忍於彼惜於暫而殘於常母乃惑之甚乎余
因殺生一念推思至此故書以請正世儒勿徒以
不殺歸之浮屠而反以嗜味殺
生便其口味為正道也嗟夫

原夫食肉之始因古生民未有五穀與百物共生
於榛榛莽莽之中不得不取禽獸血肉以為食所
謂飲血茹毛弱肉強食之代也此時欲不食肉將
何食乎如羗戎食肉亦其必然之勢耳至於聖人
既作教以種藝百穀既足養生則肉食可去矣然
沿習既久口味所其不能頓去久之巧者復生烹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德

炙調膾之法愈嗜之而不已矣祭祖奉神饗賓供
老以此為尚萬載滔滔迷而不醒西土智者乃獨
先悟而戒之而中土明人不知是天地間實理舉
而歸之於釋何其愚乎羽正自幼稟賦孱弱復有
脾胃之病不因齋戒常絕肉食後乃悟得此理書
與達者商之柰何時人自視太小止認七尺之軀
為身一膜之外便為異物斫剝烹煮與已痛痒無
關若大人者以天下為一體有生之類皆吾肢節
手足寧忍自割自食乎吾敢謂不戒肉食者皆非
大人也聞之戎狄先時有好釋者不免食肉但不
殺生今中國人教種糜黍遂有不食肉者甚多
是亦天啓其衷也而華人忍出其下亦可悲夫

梁普幻火

嘉靖十七年益都城醫人梁伯載弟普新
娶婦郇氏月餘自其母家歸夫妻闔戶而

寢比曉不出呼之弗應毀戶入視之夫婦並寢婦
已焚為燼止餘一足夫寢其旁死而不焦身止燬
泡耳席被依然無少焦灼闔邑聚觀莫
有徹其解者郡志謂陰火亦遠矣

武安助國 樂安武 製絳紗袍一或曰是邵在 忽與賊遇士或見一丹面騎將乘風而下 忽與賊遇士或見一丹面騎將乘風而下 忽與賊遇士或見一丹面騎將乘風而下

忽與賊遇士或見一丹面騎將乘風而下 忽與賊遇士或見一丹面騎將乘風而下 忽與賊遇士或見一丹面騎將乘風而下

獻袍 于祠

潘公報冤 龍興寺 東者舊相傳金正大間益都有潘 暮見城隍來謁曰公昔典曹枉殺

二人今以相付 即有二鬼相隨驅之不去逾年尹 死今上清宮潘尹故宅也枉上有斫鬼刀痕事極

可怪如近歲濟南憲司有徐好好古舍事由分司歸 常鬱鬱不語一夕家人熟寐好好古抽刀先殺其妻

又殺其長子婢 騰死者數人惟幼子突窻間得逸 徐乃自屠出腸而死竟不知其故其居宅後棄為

照磨 廳事

附錄報應之理 世皆言之不謂其捷疾在目前也 鄭令善催科有童生齊振宗者生員履謙子也父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三

張純仁

有地驚于人尚 未過割糧違限鄭令拘之父偶出 差人輒捕振宗 至年十七矣又新病至官茫不知

所應門之顛不 能言鄭怒重笞之二十扶出未至 家而死鄭知之 甚悔遂令里人代完其租後以考

滿見撫臺出三 日前妻子十七矣後妻育之向無 病夜半猝死以 心痛報鄭連夜馳歸已歛矣竟不

明其何疾也距 齊振宗死僅一月耳謂為偶然不 至相應如此鄭 死卒無子家遽 落不出五年

也居官者於用 刑 之際可無重慎 哉

亡兒復生 嘉靖年 中餘益都顏神鎮有樂氏孤子三 而歲出痘 而死埋之七二十餘日矣神忽寤

于其母言兒復 生母不信再夢之亦未敢信乃有 雷起其室向埋 見方而去遂呼隣里至埋所共發

之雷已裂其穴 中石矣開之遂呻吟而活其族以 為詐訟之官屢 經府道兩臺訊 白皆無詐

異遂成業今子 長矣名樂 言捷有記

山洞自合

益都金嶺之南為洞也其下有潭深不可測

曾隨擊手毛長壽者其洞亦名白龍一下有潭深不可測

測洞方闊數丈止容三五人入則漸狹然其潭深不可測

無盡不能入嘉靖二十五年以人張知縣過

其下浴濯巾蓋衣而入久之不出後數日其潭深不可測

之有見其入者試呼之深昏中應焉問之曰子見

洞門大開高堂廣廈既深入忽昏問焉曰石

束吾身不能動轉吾亦莫知何如耳乃令牧

身入數步即不能前矣以長竿探之云是吾

即以竿秒迹之食一日後云石漸束吾腹不能食

矣後日呼遂不應蓋氣絕也入遂以石塞其洞亡

復入

考

知前生事

李可久府學生員祖母于氏生三日能言

云前世姓陳逸其名行三由進士出身授

山西洪洞縣知縣以接按院落馬死見閻君云前

世刑稍重罰作婦人限二十三而返後七歲時有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加恩應魁

按察臬司王姓者至郡毋必欲見既見即呼乳名

蓋前世同年契友也道及前生事悉縷縷可據遂

相嚮大哭及長歸李家生子自教之書能

屬文果以二十三歲終子孫皆為生員

磻溪玉璜

尚書中侯云姜太公釣磻溪得玉璜刻曰

姬受命呂佐之報在齊藝文類聚文

謂剖鯉腹得書文曰呂望封于齊

營丘寶劍

太公之闕桓公之葱闕

九府圜法

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或黃或白或赤

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是太公望乃立

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

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

即錢也

於布未於帛李奇曰圜

野理凡之

身啖肉

幸而相

相啖遂至於死

相啖遂至於死

魚隱語

齊既拘滅文仲與兵襲魯文仲貴遺魯公

書隱其辭曰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

裘琴之合慎思之滅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

纓不足帶有餘魯公及大夫莫能知召母問之母

泣下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歛小器投諸台言取郭

外蒙納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趨饗戰

闔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慎思之者言思妻也

滅我羊羊有母者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

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

是有木治擊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髮不

得梳飢不得食也於是以此滅母之言軍於

境上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

列女傳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唐臨淄官舍 周元樞者睢陽人為平慮掌書記居臨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二五

紀

唐臨淄官舍

周元樞者睢陽人為平慮掌書記居臨

淄官舍一夕將寢忽有車馬騶重甚衆

叩門使報曰李司空候謁元樞念親知輩皆無此

人因自思必鄉曲之舊吾不及知矣即出見之延

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移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

君此宅矣元樞驚曰何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

元樞曰吾從官至此相傳云書記之公署也君何

時召止曰隋開皇中嘗居之元樞曰若爾君是鬼

耶曰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爾元樞

答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吾將死故君凌我耶雖

然理不當以此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召妻子

曰我死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即具

酒與之飲相酌數百言詞色愈厲客將去復留之

夏父一蒼頭來云夫人傳語司空周書記本木石

人也安可與之論難自取困哉客於是辭謝而去

送之出門倏忽不見元樞竟無恙

出精神錄見

太平廣記二

百五十三卷

帶炬前導 段文百佐常阜為成都館驛巡官攝靈

絕人行忽兩 郭門皆不見 文昌後為丞相封鄒平公

鎮神滅寇 嘉靖丙辰巨寇趙慈等恃強為亂四方亡

東鎮祠下連得下下者三寇怒不謝而去不十里遇

官兵於大關南風忽起反而北乃既接寇衆大敗

及得渠魁訊之則曰我輩臨陣時初不知有官兵

第見左右前後皆凜凜然備丈夫與鎮廟中神像

無異以故敗至此耳不然吾輩豈若等所能制耶

寇既懾服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駭愕以為東鎮之

靈應果不負 國家崇祀之意云 邑人王居易記

舟江自毒 臨胸有舟秀者老而無子其姓江欲其早

死而承其業秀偶病思白糖江即買腦子

與白糖為末置窓上欲送與秀其妻不知也江忽

心悶欲飲燒酒妻温酒已思有糖在窓上即取半

攬酒內江飲其不問所由痛飲至醉久之不醒四

肢皆青死矣欲以毒人而反自毒鬼神之巧此足

以戒貪殘者紀之 鍾羽正曰諺云人巧于作惡天巧于報應夫天何

用巧其逆氣所召灾沴輳合若有鬼神為之者故

見其巧耳如舟江之事令人為之不能巧合如此

故必歸之鬼神而鬼神何在天地何心正其氣機

感召委宛輳成自呈天巧令見聞者悚懼而莫測

百年或數百歲而事如左券天耶人耶吁巧矣
可畏矣

蜃氣樓臺

惟登州大海有之近萬曆三十五年閏
照海內忽見此景恍惚異態知縣杜一
岸記之不數年而有倭警蓋陰氣之應也昔者燕
昭秦始皆使人入海求神採藥言海中有三山金
銀為樓臺環禽琪樹仙靈所棲望之如將可登近
之風輒引去卒莫能至焉世主為所眩愚其心仰
慕至竭天下之力以求之曠日經年如繁風撲影
無毫釐驗而世猶傳說不止想其初正望見蜃氣
餘光而因張大以售其誣耳若倏有倏無恍惚變
幻須臾如同夢景達者因以悟夫身世虛華如幻
如泡則忘形之一助大有警於貪生者亦云奇取
矣天官書曰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大
水處敗軍塲皆有氣予有田在巨浬水西農人言
每秋曉未刈望見河東近嶼山下有城郭睥睨蜿蜒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二十七

吳

蜃橫亘歷歷如真乍高乍下日出則不見矣此
廣野大川之氣亦地之佳徵名人間出有由也

雷震群牛

安丘縣治西北某社十年前群童牧牛六
十隻忽大雨至霹靂連聲一時皆震死首
皆向西南屈其前兩膝俯伏若有所
畏不敢動之狀牧童亦震死二人

不雨龍飛

安丘故元氏丞張君肅家在城西晉慶鄉
居臨濰水言夏月於樓上見河灘內暴風
忽起有一物蜿蜒甚巨圍如麥籠尾垂地丈餘乘
風旋轉騰空而上灘中小石若盂盂者皆隨風吹
入空中復落應是龍乎但首與爪為濃雲
所遮皆不得見所見者尾耳已而無雨

龍行鬪

安丘王生存義高士也城南九仙社人言
於夏月行九仙山後天微陰未雨見一
龍赤色從東來距地不高止二三丈許首正如馬
一黑龍從西來行如履平地鱗甲翕張出
天須臾以黑龍從西來行如履平地鱗甲翕張出
若相鬪鬪頃而黑龍從西來行如履平地鱗甲翕張出

見已而風霆大作雨如注

龍取水作雨

安丘北鄉尊生芹言六月自邑中歸家中途天晴西日方烈望見正北空中黑

雲一片大僅如席雲中有物蠕動蓋龍也乘雲冉冉而下直落前二里灣中龍不見其首止見以尾攪水水即沸騰龍捲水而起若瀑布然忽震雷一聲陰雲四合無際雨下滂沱溝澮皆盈雨水色黑作臭泥氣俗云龍取水作雨以此觀之信然

手甲龍起

安丘海邊人家有室女及笄者夏月大雨女兩手作物接簷溜濯手後右手拇甲內

若有紅線寸許作盤屈之狀年餘不滅亦無所苦女伴戲而恐之曰得非龍乎女信之心恍惚不安明年夏雷雨女出其手於窓外忽震雷砰訇從窓間起有龍自女手甲中出騰空而去但甲分裂餘無恙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二六

忠五百

陳燁論曰有而習見之之謂常無而忽見之之謂異故曰少所見多所怪曷言乎今夫赫然照空者日也油然蔽空者雲也轟然震空者雷也使原無而忽見之非異之異乎惟其習見故以為常而不以為異矣是故凡物異可紀也常不足紀也今欲泛然紀日紀雲紀雷可乎畧其所常見紀其所罕見以詔將來不然今泯沒而後無聞矣然物生之所以異者則以天地之大也陰陽之神妙也冥漠之中見聞之外無而乍有隱而倏顯孰

海水驟退

萬曆二十二年安丘大荒民皆絕食米貴如珠盜賊蜂起本年二月內海水退十里

居民下海拾取海菜諺云捨海

童子坐化

二十六年二月內安丘在城街民馬承高男三歲忽一日坐化承高為小石塔葬於

門外

風吹碌軸

名麻溝忽風吹起高數丈落於五十畝外呼地

墻垣吹倒塌內不碌軸亦吹起也皮吹去一層張姓者家一靛缸吹起高數丈落於五十畝外呼地端然不夏本年秋有年

枯木復榮

臨淄古城東北五里餘有雪宮遺址其斷

今之曹村先名雪宮庄鄉官李春陽於此地建泰嶽神祠取椿木截其本未剝其皮幹枯之良久置於舊石春中豎為旗標不數日枯木生梯發葉及月餘百枝穠茂而石春四裂焉李異其事遂贈百金構殿宇列聖像以遂土民敬禮嶽神之心

妬忌漁津

臨濟有妬婦津相傳晉太始中劉伯王妻

賦語其妻曰娶妻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而輕我我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元

周士俊

而死後七日夢語伯王曰吾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王寤竟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攘衣卸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盛粧而渡神亦不妬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摧折花樹

姪記曰武陽文嫁阮宣性最忌家有桃樹株華葉灼耀宣嘆美之遂大怒取刀砍

其華

古郭金鷄

郡城外郭西頭一門曰馬驛門門之東向

南墻下以石擊之錚然落地則啾啾如小鷄鳴他處則不然人呼曰金鷄過者擊之久則城墻擊成坎穴入深二尺許或砌之久擊復然下猶

石礫成堆不知何聲也與諸城響準相類

常是金陵鍾山有琵琶階人登砌半拍手則下有

皆何猶然

虎林舊事

虎林在安丘縣東五里許馬氏故塋也邑舊無虎元末忽有虎出林中縣令陳某者

率衆往捕之不得須臾虎躍出撲殺令一人而去不知所在邑人黃禎曰此可為苛政之戒或曰由

令朱衣也

齊僧異苑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憇蘭若中覺苑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一

人施二苑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碗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

繆言之此苑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願去騎從與和尚偕往

僧不得已導論出荒莽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决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

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苑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三十

五百

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地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

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生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勿言論至州

後召僧已逝矣出酉陽雜俎

妖婦

唐賽兒蒲葦林三妻自言夫死上冢因見山麓石開得寶劍妖書能召神兵因而聚

衆據石棚為亂攻城邑掠民畜官兵捕之屢敗殺指揮高鳳都指揮衛青擊定之

三嘉靖中有姚世青者本顏神徵卒好俠任氣因官誦之忽聚衆上山通判某親往追捉為所

獲置之於死

有楊思仁者為府快手好結客其弟思義與一

紳同死飲藥死而思義背之為妓家所告

新之... 又... 十... 餘... 年... 生... 有大...

名千... 斤... 因... 游... 賄... 盜... 謀... 主... 工... 府... 道... 郡... 皆... 置... 其... 黨... 約...

起... 事... 各... 發... 相... 應... 黨... 陳... 千... 戶... 首... 之... 捉... 獲... 成... 獄... 解... 省... 皆... 斬... 死... 諸... 盜... 謀... 皆... 無... 顧... 憂... 良... 民... 賴... 天... 幸... 之... 魂... 卒...

乾... 剪... 滅... 萬... 曆... 四... 十... 三... 年... 昌... 樂... 人... 張... 國... 柱... 因... 年... 差... 聚... 眾... 數... 百... 人... 攻... 陷... 安... 丘... 樂... 囚... 劫... 庫... 旋... 亦... 擒... 誅... 妄... 作... 者... 可... 以... 戒... 矣...

府君娶女... 西... 齊... 王... 廟... 記... 稱... 安... 丘... 裴... 氏... 次... 四... 女... 家... 于... 荆... 山... 一... 日... 云... 府... 君... 取... 余... 願... 執... 事... 中... 擲... 即... 日... 坐...

亡... 故... 配... 饗... 在... 廟... 世... 所... 傳... 云... 四... 娘... 子... 者... 是... 也... 此... 幾... 語... 怪... 矣... 又... 聞... 雹... 泉... 之... 事... 與... 此... 畧... 同... 其... 女... 盖... 今... 徐... 氏... 之...

祖... 姑... 云... 鍾... 羽... 正... 曰... 愚... 自... 幼... 觀... 鬼... 神... 妖... 孽... 之... 書... 如... 太... 平... 廣... 記... 靈... 聖... 志... 及... 近... 時... 奇... 異... 諸... 人... 所... 說... 或... 以... 為... 有... 或... 以... 為... 誕... 或... 以... 為... 蠱... 測... 或... 涉... 不... 經... 或... 以... 徵... 應... 或... 復... 不... 應... 皆... 非... 一... 定... 之... 論... 愚... 聞... 見... 既... 久... 乃... 知... 其... 解... 一... 言... 以... 蔽... 之...

曰... 常... 變... 而... 已... 凡... 事... 皆... 有... 常... 變... 常... 者... 什... 九... 變... 者... 百... 一... 如... 冬... 寒... 夏... 熱... 春... 艷... 秋... 枯... 氣... 化... 之... 常... 也... 乃... 大... 暑... 冰... 雷... 嚴... 寒... 雷... 電... 梅... 李... 冬... 實... 梨... 莢... 秋... 艷... 亦... 多... 有... 之... 若... 以... 理... 論... 似... 乎... 難... 解... 而... 實... 有... 其... 事... 則... 氣... 化... 之... 變... 耳... 既... 謂... 之... 變... 則... 何... 所... 不... 有... 故... 至... 神... 至... 怪... 或... 事... 之... 所... 未... 有... 形... 之... 所... 希... 見... 然... 不... 可... 槩... 論... 深... 究... 也... 有... 冤... 氣... 所... 招... 如... 杜... 伯... 射... 王... 有... 和... 氣... 所... 釀... 如... 孟... 宗... 冬... 笋... 而... 亦... 有... 不... 由... 善... 惡... 所... 召... 漫... 然... 見... 異... 者... 矣... 有... 吉... 慶... 之... 徵... 如... 白... 帝... 之... 蛇... 有... 凶... 孽... 之... 兆... 如... 鎬... 池... 之... 壁... 而... 亦... 有... 無... 關... 災... 祥... 漫... 然... 示... 變... 者... 矣... 若... 一... 一... 窀... 之... 雖... 至... 聖... 不... 能... 知... 其... 委... 曲... 雖... 奇... 術... 不... 能... 測... 其... 終... 始... 故... 止... 存... 而... 不... 論... 論... 而... 不... 議... 必... 議... 之... 將... 如... 五... 行... 志... 所... 言... 穿... 鑿... 附... 會... 返... 以... 啓... 後... 世... 之... 疑... 而... 害... 於... 理... 矣... 盖... 天... 地... 至... 大... 陰... 陽... 至... 勢... 千... 萬... 世... 之... 遠... 干... 萬... 物... 之... 中... 焉... 能... 一... 一... 如... 常... 而... 無... 一... 舛... 錯... 失... 其... 故... 變... 者... 乎... 如... 人... 一... 身... 動... 止... 有... 常... 寢... 食... 如... 故... 而... 或... 目... 見... 異... 色... 耳... 聞... 異... 聲...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或... 有... 應... 或... 無... 應... 知... 言... 不... 能... 定... 之... 君... 子... 但... 當... 修... 德... 持... 正... 以... 常... 自... 律... 至... 於... 夢... 覺... 之... 事... 尚... 之... 不... 怪... 鬼... 之... 不... 驚... 付... 之... 自... 然... 而... 已... 語...

雜志

青州府志卷二十

三

宋起林

